

比《盗梦空间》更刺激的意识犯罪小说

潜入脑中

[美] 约翰·弗登 著
衣天悦 译

犯罪现场不在脑中梦境，却在内心深处。

最危险最恐怖的不是病毒，而是念头。

一旦意识植入脑中，就会蔓延而开，足以控制或毁掉你。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THINK OF A NUMBER
杀诗咒

[美] 约翰·弗登 著
衣天悦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诗咒 / (美) 弗登著; 衣天悦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0

书名原文: Think of a Number

ISBN 978-7-5086-2268-2

I. 杀… II. ①弗… ②衣…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283 号

Copyright © 2010 by John Verdo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Copyright ©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发行

杀人诗咒

SHAREN SHIZHOU

著 者: [美] 约翰·弗登

译 者: 衣天悦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3151

书 号: ISBN 978-7-5086-2268-2 / I · 14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序言

“你去哪儿了？”床上的老妇说，“我刚才想要小便，可是没人过来。”

年轻男子站在床边，双眼放光。老妇说话的声调在旁人听来万分痛苦，年轻男子却好似习以为常。

“我要小便。”老妇重复了一遍，但这次说得比较含糊，仿佛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我有好消息。”年轻男子说，“很快所有的事情都能摆平，到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刚才我身旁没人，你去哪儿了？”老妇埋怨道，声音又尖锐起来。

“我没远走，母亲。您知道我从来不会走远。”

“我不喜欢一个人待着。”

年轻男子显得极为得意，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回归正轨。相信我，母亲，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知错不改是祸患，他夺走的必归还。”

“你写的诗真美。”

房间里没有一扇窗户，唯一的光源就是一盏床头灯，映照着老妇喉咙处那道深深的疤痕，也映照着年轻男子眼中的阴霾。

“我们会去跳舞吗？”老妇问，眼神越过年轻男子，越过男子身后黑糊糊的墙壁，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当然了，母亲。一切都会完美无缺。”

“我的小迪奇鸭^①在哪儿？”

“就在这里，母亲。”

“迪奇鸭会上床吗？”

“上床床，睡觉觉，睡觉觉。”

“我要小便。”老妇说，那语调几乎像是在卖弄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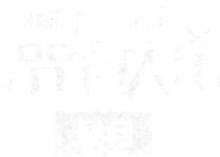
① 迪奇鸭是迪斯尼创作的唐老鸭家族中的一员。——译者注

杀人诗咒

目录

	I 序言
第四章	1 第一部 致命记忆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数字 14	3 第一章 杀人犯的面孔
第五章	7 第二章 完美的受害人
可疑名单 21	10 第三章 诡异的来信
第六章	
会读心的跟踪者 29	
第七章	
另外的隐情 34	
第八章	
催眠术还是读心术 38	
第九章	
查无此人 49	
第十章	
精神洗礼之家 52	
第十一章	
随时可能下手 55	
第十二章	
让他以为你不知道 60	
第十三章	
谁能说自己心中无愧 67	
第十四章	
又一次猜中数字 74	

杀人诗咒



第十五章 把你恨的人都记下来 80	154 第二十五章 数字游戏
第十六章 刚刚开头的结局 94	161 第二十六章 空头支票
第二部 死亡游戏 101	168 第二十七章 杀人仪式
第十七章 完美主义杀手 103	181 第二十八章 半夜尖叫的猫头鹰
第十八章 血红的诗咒 112	
第十九章 杀人是欲望与机遇缺一不可 117	
第二十章 遗孀代理人 120	
第二十一章 乌鸦与老鼠 124	
第二十二章 鉴证实录 130	
第二十三章 不着痕迹 143	
第二十四章 向警察宣战 150	

杀人诗咒

第二十九章

倒着走路的凶手 188

242 第三十九章

猜出数字为还愿

第三十章

失盗的舞鞋 194

250 第四十章

给凶手写封回信

第三十一章

血案重演 202

254 第四十一章

读心之谜

第三部

重回起点 205

261 第四十二章

颠倒的拼图

第三十二章

除掉所有祸害 207

第三十三章

悲伤梦境 209

第三十四章

黑暗的一天 210

第三十五章

线索初现 220

第三十六章

接踵而至 225

第三十七章

祸不单行 231

第三十八章 235

此人不是省油的灯

THINK OF A NUMBER
杀人诗咒

第四十三章
马德琳 266

第四十四章
第四宗命案 270

第四十五章
危险迫近 287

第四十六章
“简单”的计划 301

第四十七章
四玫瑰牌酒瓶 303

第四十八章
最后的疯狂 313

第四十九章
如果能听见上帝说话 320

第五十章
重新搜查 326

第五十一章 334
真相

355 第五十二章
死在黎明之前

364 第五十三章
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371 鸣谢

LURK OF A NUMBER
杀人诗咒

第一部

致命记忆



杀人犯的面孔

1

大家都说，贾森·斯特伦克30来岁，是个毫不起眼的人。邻居极少看见他，也极少听见他说话，谁都想不起他说过什么，甚至连他是否开口说过话都不记得。他可能点了点头，也可能说了句“你好”，还可能咕哝了一两个词，很难说到底是哪一种。

斯特伦克专门杀害留八字须的中年男性，处理尸体的独家方法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他会把尸体大卸八块，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裹起来，作为圣诞礼物寄给当地的数位警官。连环杀人案侦破后，认识斯特伦克先生的人全都吃了一惊，更有甚者一开始根本不相信斯特伦克会杀人。

戴维·格尼全神贯注地盯着贾森·斯特伦克那张苍白、平静的面孔——其实只是一张警方拍摄下来存档用的贾森·斯特伦克的照片——贾森·斯特伦克也透过电脑屏幕“瞪”着戴维·格尼。格尼刚刚熟悉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Adobe Photoshop**，他把照片放大到和真人一般大小，众多工具图标围绕着照片排列在屏幕边缘。

他把其中一个亮度控制图标移至斯特伦克的右眼虹膜处，点击鼠标，仔细观察那一小块变亮的区域。

比刚才好些了，但还是不对劲。

人的眼睛和嘴巴永远都是最难分析的部分，也正是分析一个人的关键所在。有时他得盯住一小块重点区域，反复研究肌肉的活动与感情的表露，一盯

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便如此，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给索雅看她肯定不满意，更不能给马德琳看。

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眼睛最容易暴露人的紧张情绪和矛盾心理。格尼与数位杀人犯有过长时间的接触，从这些人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们寡言、冷漠、凶残的性格。

他是通过不厌其烦地反复观察豪尔赫·孔兹曼的档案照片，才锁定了这种特殊的眼神。豪尔赫·孔兹曼是沃尔玛的理货员，他的癖好是杀害约会对象，然后把对方的头放在冰箱里。等他杀害了下一个约会对象，就会用新的人头来替换前一个。照片上孔兹曼那副无聊透顶的模样，透露出内心的极度空虚与阴暗。格尼发现这一点后很高兴，就告诉了索雅。索雅也非常激动，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更加增强了格尼的信心。后来，这件作品广受赞誉，还让索雅的一位收藏家朋友买走了。格尼大感意外，却也因此受到鼓舞，创作了一系列修版照片，题目叫“杀人犯的脸——抓住他们的人拍摄”。索雅有一家精致小巧却身价不菲的艺术馆，坐落在小城伊萨卡，格尼的这组摄影作品目前正在那里展览。

这位刚退休的纽约警察局刑事侦探格尼，平生最讨厌出风头，一提起“艺术”二字就要打哈欠，对时下流行的各类艺术更是提不起丝毫兴趣，却破天荒地在一个前卫的大学城美术展览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地批评家点评说：“其创作思路可谓前无古人，照片上那一副副真实的冷酷面孔，直击人的内心深处，摄影师对图像的操作更是得心应手。”要问其中缘由，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格尼自己有一种，他妻子马德琳另有一种。

对格尼来说，事情的起因就是马德琳连哄带骗地拽他陪自己去库珀斯敦的博物馆上艺术欣赏课。马德琳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让格尼出门，走出书房、走出屋子、走出自己的思绪，不管去哪里，只要出去就行。格尼逐渐发现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让马德琳得逞一次，上艺术欣赏课就是格尼欲取先予的战术之一。虽然一想到要从头至尾把课堂上的板凳“坐穿”，格尼就头痛不已，但是念及今后至少有一两个月马德琳都不会对他施加压力，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了。格尼并不是那种窝在沙发里从早到晚看电视的懒人，其实正相反，已经47岁的他还能连做50个俯卧撑、引体向上

和仰卧起坐。他只是不太喜欢外出罢了。

万万没想到，艺术欣赏课上竟然有惊喜等着格尼，而且是三个惊喜。开课前，格尼以为自己一定会在课堂上打瞌睡，开课后却发现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索雅·雷诺兹魅力四射。索雅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开了一家私人艺术馆。她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既美丽又高贵的美女，她的嘴巴太鼓，颧骨太突出，鼻子也不够小巧。但奇怪的是，这些不甚完美的特征结合在一起，配上深绿色的大眼睛、匀称的身材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万方仪态，却成了一位独一无二、艳惊四座的美女。一共26人报名选修这门课程，其中只有六个男生，但索雅牢牢地吸引住了每一个男生的注意力。

第二个惊喜是，格尼发现自己并非对艺术欣赏全然提不起精神。由于索雅偏好摄影，她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讲解摄影艺术：如何选取拍摄事物的角度，让它比原型所表达的感情更强烈，传达的信息也更直接。

第三个惊喜是，这12周的艺术欣赏课上到第三周时，一天晚上，索雅正激情昂扬地点评一位当代画家从过度曝光的人物照片中提取出来的丝网印刷作品。格尼脑海中灵感突现，想到可以利用只有自己才能接触到的稀有资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创作。为此他竟然莫名地激动起来，要知道他可从没想到自己会在上艺术欣赏课的时候激动。

格尼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探究和追捕犯罪分子，与之斗智斗勇。把罪犯尤其是杀人犯的面部档案照片放大，增强其原有的视觉冲击力，突出暴露这些衣冠禽兽的本性，这个念头从闪现伊始就紧紧地攫住了他，在脑海里盘桓不去。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他才开始罪犯肖像作品的创作。毕竟，他是个谨慎细心的人，能看清每一件事情的利与弊、每一桩罪案的突破口和每一次冲动的根源。

金秋十月的清晨格外明亮，格尼坐在书房的桌子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贾森·斯特伦克的照片。突然，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板上，落地的声音破坏了格尼思如泉涌的创作心境。

“我把东西放这儿了。”马德琳·格尼说。这句话在旁人听来十分轻松，她丈夫听后却不禁忐忑不安。

格尼扭头看见一个小小的麻布袋子倚靠在门边，眼睛立刻眯起来。“把什么东西放这儿了？”他这是明知故问。

“郁金香。”马德琳还是刚才那种不急不慌的语调。

“你是说郁金香球茎？”

他们俩心里都清楚，根本没必要纠正，这只是格尼表达愤怒的方式，因为马德琳想让他做他不乐意做的事情。

“把球茎拿到书房来干吗？”

“你把它们拿到花园里，帮我种下去。”

格尼刚想说，你把东西拿进屋里，只是为了让我再把东西拿到花园去，真是多此一举，转念间却有了更好的对策。

“等我完成这边的事情。”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今天是个小阳春，阳光灿烂，格尼想象着自己从山丘上的花园向下俯视，深秋的树林一片火红，头上是湛蓝色的天空，脚下是绿茵茵的草地。其实在这样的美景衬托之下，种植郁金香不算是什么艰巨任务，他只是不喜欢有人打断他的思绪而已。他的大脑逻辑性极强，擅长线性思维，好处是能让他成为明察秋毫的侦探，坏处是他特别痛恨别人打断他的思绪。他的大脑在思索案情中的细节，如果有人打扰，就很可能放走一个多数人都察觉不到的蛛丝马迹。

马德琳越过他的肩膀端详着电脑屏幕。“今天天气多好，你却盯着这么一张丑脸，怎么看得下去呀？”她问。

完美的受害人

2

纽约州特拉华县的山区里有一条公路，公路尽头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草场，面积约有十英亩，四周环绕着樱树、枫树和橡树，其中一个角落里是一栋坚固的农舍，距离胡桃岔口村五英里，这里就是戴维与马德琳·格尼的家。

农舍建于19世纪，至今依然保留着那个时代简约质朴的建筑风格。由于前任主人对房子进行过一番改造，自从买下这栋房子，格尼夫妇就修修补补，尽量让它恢复本来面貌。例如将光秃秃的铝合金窗户换成具有19世纪特色的木头格子窗，倒不是因为他们刻意追求这栋房子的历史感，而是因为这样看着才顺眼。近来，格尼与马德琳意见完全一致的次数大幅缩减，但在房子该如何装修布置这件事上，夫妇俩的意见却完全一致，实属难能可贵。

自从马德琳说他创作的那张照片奇丑无比，格尼的好心情就像被酸液腐蚀了似的一点点消失殆尽。到了下午，妻子的评价依旧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种完郁金香，格尼坐在他最喜欢的阿迪朗达克休闲椅上闭目养神。马德琳穿过齐踝深的青草向格尼走来，直到脚步声在椅子前停下来，格尼才睁开一只眼睛。

“你觉得，”她既轻松又平静地说，“现在把独木舟拿出来是不是太晚了？”这句话被巧妙地定位在了疑问和挑战之间。

马德琳身材苗条、精力旺盛，所以45岁的她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35岁。她的眼神透着直爽、沉稳、聪明。她把一头棕色的长发挽起，兜在宽边草帽里。

格尼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以问代答说：“你真认为那张照片奇丑无比吗？”

“当然了，”她毫不犹豫地说，“那种照片不就应该是那样的吗？”

格尼琢磨着她的话，皱起眉头。

“你指的是那张照片本身？”他问。

“除了它还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耸了耸肩膀，“只是觉得你对整件事情都有些鄙夷，无论是照片本身还是把照片加工成艺术品。”

“那我向你道歉。”

马德琳言不由衷，但还没等格尼挑明，她就换了个话题。

“你想见你的老同学吗？”

“一般吧，”格尼一边说，一边将椅子的倾斜靠背往低调了调，“我不是那种怀旧的人。”

“说不定他想找你破杀人案呢。”

格尼看着妻子，咂摸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你觉得他找我是为了这个？”他温柔地问。

“你不是在这方面很出名吗？”马德琳的话里隐隐带着火药味儿。

最近几个月里，马德琳经常气不打一处来，格尼心里也知道妻子发火的原因。依着马德琳的意思，格尼退休后就不应该再接触工作上的事了，两个人的生活也应该由此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格尼要改变自己；但格尼持不同意见。最近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新爱好，整天创作杀人犯肖像作品，可马德琳对这一爱好的厌恶之情却与日俱增。格尼不禁怀疑妻子讨厌自己的作品可能与索雅对此的热情有关系。

“你知道吗？他也挺出名的。”马德琳问。

“谁？”

“你同学呗。”

“没那么出名，我听他在电话里说是写了本书，就稍微查了查，也没觉得他多出名。”

“是两本书。”马德琳说，“他还是牡丹镇上一个什么机构的创始人，公共电视网上有他的一系列讲座。我从网上打印了几份书的封面，你可以抽空看看。”